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四十四

元文類卷六十一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

顧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
反寇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
餽黃金為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
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
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
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
為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

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漢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闖賊瘞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敕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為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為平章欲擅

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敕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即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巴延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珠以平章楚公阿尔哈雅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戌

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閬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
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
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
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
以重典發庾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
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
滯此者給繻歸之刳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
置藥局遣醫更視疾瘼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

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為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為亂於市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

號年東南大蠹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為羣靳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為應公多為檄曉曰汝皆平民為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為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跡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株檟剪平無留高

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
變姓名返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
其人顧以高為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
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
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
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
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彰
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為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

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
千人必無回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
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
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
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偽命甚急
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為斬匿將為後用誅論巨室踰
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
城來者朝廷既如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

取禍其悉投水火敢以索兵仗為名俛入民家罔為收
匿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
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
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
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
丞塔爾楚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
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是則宜彼
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公謝其失言休

士於廬由是知其為心斯湏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
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
為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千營於城北為檄推
誠招懷梓發度其搢搢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
素或貳其操戰不為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為功乃閉妻
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
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僭
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馘將亂南

康乃調兵戍過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偽為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礫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為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遣使入諂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帝責江東使曰賈郎中為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

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将亂江南欲身任
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為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
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
慰某者總致於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
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
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嘗取
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
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

亦橐馳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漢有暇猶為世祖陳說
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至其舍
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
故舊故第通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
沍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發不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
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
中當睿聖大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
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

軍於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
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
附起禍讐而賞勸德綏而威捷徐革其面而決其心俾
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大帝諭
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足嗚呼後
公之薨廿有九年今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
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謚曰文
正哀褒之典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

原矣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
鏞令曹之禹城鏐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僉山
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
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
戌守真揚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
曾孫一皆幼銘曰定公莖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
已至世祖淵龍謂治湏賢蒐以自毗如渴繡泉公焉其
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為郎左右中書

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入告天顏諛顧不惟於威不
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平惟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
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為烈益偉既下江夏人暴而
仇公則綏之敷澤優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
靡不興黜大盜勸勳萬為曹以言為兵訓拊其豪民
視曰公予父予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
齎咨洪聞其來以拊以嬉既繫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
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缺斧斨僭偽

事

昌生致用方

惠懷其人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非位相死
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傳以太史矧世其
德象多令子有蒞歸山螭石廟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俊
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象來歸官以龍虎
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
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倖武仙殺元帥一

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獲之仙走壁
雙門夜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
投城涉塹奔橐右副聞亂已舣舟滹沱卽馳入橐合力
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為真定河間
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
薄北門而陣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夫人李氏
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卽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
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

臣幼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
詩非所學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
獻公文炳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艫躬求先濟教遣
他將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上
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後官奉訓大夫
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
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可知如至元
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

曰丞相由勲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
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愜悃詳切如身條䟽者始
得開可八年侍講圖克坦公履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
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
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辨公自外入上曰汝
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
道而為賦詩何關修身何益為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
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

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緒建皇極下修人

紀之賴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于羽翼斯文十一年

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

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

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

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

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

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

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
獵戶郅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
以為勸本富俗惠惠多盜赦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繫累
充物犴獄公言今殺人於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
不屬惜黷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
傷敕革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
盜斷監布上命殺以德象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
已有服辭又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

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特滿覈毆傷公覈

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美

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美以給非身利

而為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

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

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官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

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

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

濟諸貼危者益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
安圖北伐犯法臣阿哈瑪特用盜弄威福象立親黨懼
平章廉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踰年公
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
望宜早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
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
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
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

啓白為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盡令右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世務其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

學何為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君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慙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為壽求交驩擯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

傳已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郎為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籙城門直舍徼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馬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常鷄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球不及遂絕傷怛不已猶

覲其息救勿速歛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
贖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
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
衣服輦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
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駁奔心無怠萌
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為懼故能滋久
眷寵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
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之間入文燦然元臣故

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下使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廿有一年當大德辛丑天子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男五人士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典瑞大監士信蚤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

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
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
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庫大使
燮燮次適劉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
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訪燮義有二焉一以其
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
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燮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
今忠獻子其兄江漑行省左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

言而辭銘曰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
於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
侍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
克修敬慎無尤入膚其觀曰郎典寶其任自重引君當
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為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
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披去其實務華辭章為利
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為朋黨彌禍於
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

無是為大他隨事陳固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令
必減等乎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卽誅中劇矛
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
密端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賻以送終
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
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元文類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四十五

元文類卷六十二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感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
相繼轉關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
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
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
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以為萬戶俾將
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
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
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璫反誅太尉請裁

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
及其子弟同時竝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
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
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
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為者數年
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
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
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宏範易將始授懷遠大

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
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
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公出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
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
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為陣我舟不可越公戲
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衆從上己未渡江請為導拖舟
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珠公將二十五萬戶為
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

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
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臯公詔
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爾哈雅
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垣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
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募逋殘既集既
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服
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
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賴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

地獨居礮礮所集輜輜不可嚮伺有急隙樹鉤援攀堞
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勛貴胄威名非他將
可輩留治靜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已盡於
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為師隙為居第市為列肆必完
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
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
為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
已相什百旋為通都民男女為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

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

公曰至鄂必分為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

變既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

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

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

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

脩己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哈哩

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閻國順托歡十千戶戍潯賓

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
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為真當靜江受
兵溪洞諸夷既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
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歸
則吾猶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
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
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
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

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為書讓公曰吾與
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
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
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既亡也其將相張世
傑陳宜中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
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賞爭起為應
裂裳為旗荷矛為兵者動萬為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
降斬不得使牢根密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

平民而深為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
為購謀言夏貴已復潁江州之路路既絕不可復北諸
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
耶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
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
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
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
肆為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偽出降仍歲

為是大為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為臣其界守
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柵隨以民夫具櫓
焚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
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
永尤急羅飛圖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
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
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叅政開督府雷州公
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硎川獲其兩都統驛送

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後

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為糧公抽
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親戍
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
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
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為盜省是其說蠲之至
今廣西並湖南不因後宏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
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

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
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年
約蘇穆爾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
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為鉤考毫推縷
剔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
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
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拔籍怒詈同列辯詐驚刻師心
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

悉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
大料民州縣賦紙為籍渠以戶率如千為十五萬定可
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為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
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不可貴公
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令籍用當十萬
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吾徵其餘
貴償五萬定其逆過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赦一二民
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為而公亦薨矣寶

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元止五十八性友愛

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甥

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為之閨壺

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夷雖疎且賤不峻陞級不

望門庶游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

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

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刑部尚書諱秉直實生太

尉諱天澤妣夫人穆延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

人耀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
子都督子即耀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
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制西宣慰副使
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
耀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耀虎符鄧州舊軍萬
戶即舉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真
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白是臣
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榮

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耀虎符拜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是二子一世
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至為隕涕嗚呼
可曰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
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
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乾文言曰聖作
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古專然天於皇
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我祖勦金河北

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戡孰有有君無

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

其庭無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

銳及從移軍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為勦

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胡

難而安旋化而仇鱣鯢騰海狐獬陸起威柔四年平治

再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繇萬戶廣東十纔一凋湖廣再

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涇而黜一日賁首公壓宜信

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之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
終之位時天之為餘非人那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
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
光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鸞龍虎歸偃斧邱
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滹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
西義公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

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

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

書右丞惟考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

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

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

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為資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

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

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

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
自餘將相使牧為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
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
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
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
為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庫騰
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
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郭義武

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
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
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為之與兄有異邪王
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
金符故事祖宗賓天取授符節悉取還之故公金符亦
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是明年
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和州會

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魏
公造州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
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
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
貴之臣需求何以為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
將率士衆效死前驅何至為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
吾妻子其責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死
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

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劍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巔絕深可千尺猿猴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為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為蜀導反紿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為敵用

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為書繫筒

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為兩四百五

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

幣為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為舟行計輿礮竿鉅

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途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

千石蓋此去多樞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

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

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

帥王堅據不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
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
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草裹屍與
國塞責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
奉以代為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為副都總帥
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
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
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為交

池公又躬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詞強鄰入必

摧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

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襲府獲其團練使鮮

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

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

為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

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

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

漳先域為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
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竭才羽翼之人無可間
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為與從父副弟副
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
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
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宗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
斲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為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
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蓋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

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為人
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
公碑燧思於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
可恃為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
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
合獨受敵鋒為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
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為里亦
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取夜則畫地分守傳警鼓柝

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况敢抽
兵邀利他求為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
拔敵柵壘掠府庫劉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萬施於
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
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
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鑒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戍
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
銘曰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

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為不忤倫彞忠讓忠烈忠惠貞肅
邈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
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太宗義武於弟
以子宜不降俯乃推僞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即
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
歸以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
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
公似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

膳尊祖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

姚燧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勲舊臣
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祖皇帝實錄資用
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考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
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格臣考烏
庫岱出處始終為一軼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

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
赫瑪再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體今馬二臣已各受
謚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
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格贈龍虎衛二將軍
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鄂敦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
行省婁和坦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
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
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

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
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額耶嗚呼
有待哉公瓜爾佳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為女
真避遼興廟宗真諱改為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
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
衆即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
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為萬戶招討使人有
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

立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公
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
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嘉
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泉抵均諸城皆拔壬
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田
威寧時天下荒饑獨山北為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
乙未詔從達海甘布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
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安圖魯代領明

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
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
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
隳而弗完田野歲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
以負嬰黃偷暫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
出為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
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有也其
至恐後為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

穀收什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為安撫使一月之間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營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烟得警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

之水收皆畝鍾教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重
棗壯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
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
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皆
割裂自霸昔為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各郡縣宋邊
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
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虜
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狙

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
有於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
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
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堯零夜燭城為之
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過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
鉤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
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
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圖默來援無從

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山利道
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園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
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
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
詔叙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今期玠至汝共事
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
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
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瑤爾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塹

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珠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患於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驚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邁珠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壯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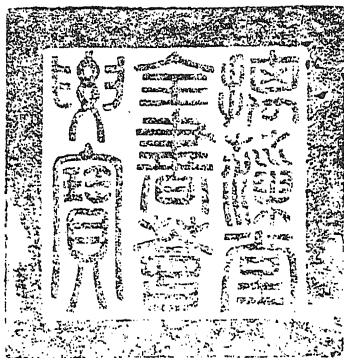
終於興元英第正寢春秋七十肇於南鄭味溪之白雲里為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寔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為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于克完漢中之詔則

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於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
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于紀述者後者猶掇其
蹟刪為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後世之顯謨乎則公父
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
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克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
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
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于外或總戎旅于邊冠
紳之蟬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芳者

又何如也銘曰維公早特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爰
斯與老戎行右頡左顧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
無少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
鎮雄藩益甃梁父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
自口為艱為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
城雲屋邃邃朱塵綺疏歌鐘清吹聯目晚顏頤使趣風
良庖致飢胎豹蹏熊酒醅介驩登萍雪滯紬衣四序為
聲絳繇昧者安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

其子時稅于野毳廬邇車勝地即舍維嶠之麓與沔之
水往往禽魚識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
歸安茲邱評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杳鑒不受公
而兼之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蓋棺旋踵
朽息公有哀褒于沔開國生平之名爆其益昭矧子維
翹丞弼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元文類卷六十二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膳錄監生臣應先烈